

第十期

國際通訊

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 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封鎖與反封鎖

連士升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孟子

現代戰爭是全面的戰爭。在全面的戰爭裏，軍力的強弱固然佔重要的地位，但外交戰，經濟戰一點也不能忽視。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日本在戰場上已呈現頹勢，可是外交的折衝上却得到驚人的勝利。一九一八年德國的軍力還可勉強支持，可是經濟上的缺陷竟使它一蹶不振。

談到經濟戰，各國雖因環境關係採取不同的政策，但原則上仍相去不遠，如加緊統制外匯，竭力保留黃金，提高關稅壁壘，促進國內生產，而具體的表現，就是實行經濟封鎖，使敵人束手待斃；同時敵人爲保存實力計，一定也想法衝破封鎖線，即所謂反封鎖。

這次的歐戰快到一年了。事實上，除在波蘭血戰三星期，在挪威荷比法肉搏二個月外，其餘的大部份時間，就是實行封鎖與反封鎖的戰爭。目前軍事上已陷於僵局，相信在最後的勝負沒有決定以前，封鎖與反封鎖的戰爭一定很劇烈。

一、第一次大戰的經驗

第一次大戰前，國際公法上曾有一個著名的『倫敦宣言』，這個宣言的作者把軍用品和民用品劃分得很清楚。他們把戰時的商品的來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絕對禁止的』（absolute contraband），這是指單純的軍用品如鎗砲等，交戰國有權沒收。第二類是『有條件禁止的』（conditional contraband），這是指某些商品，既可供軍用，又可供民用，如糧食，燃料，汽油等。如供民用，絕不禁止；如供軍用，則相對禁止。第三類是『不禁止的』（non-contraband），這是指專供民用的商品，名目很多，連國防工業的重要原料如銅，鎳，樹膠，鐵鑛苗，棉花都包括在內。

國際公法學家所定這些條例，無異『閉門造車』，到了真正打仗的時候，它們就不能應用了。照上邊的商品的分類，運軍火的商船可以扣留，可是克虜柏兵工廠所用的原料却不能扣留；炸藥可以沒收，可是製造炸藥的硝酸和棉花却不能沒收。還有一層，該宣言只准交戰國實行『短距離的封鎖』（close blockade），對於『長距離的封鎖』（long-distance blockade）却限制得很嚴。這對於海上霸權的國家很不方便。因此，砲火一開，那些條理清晰的法規無形中一筆勾銷。

一九一五年初，聯軍即開始扣留敵人的糧食，到了三月，棉花也在扣留之列。一九一六年冬天，聯軍的封鎖線已經佈置得十分嚴密，使肥料和芻草不能輸入德國，這是間接絕糧的辦法。加以德國勞工缺

乏，水旱頻仍，致使肉類，油脂，牛奶大大減少。當時德國人只吃番薯，三月不知肉味，後來連番薯也發生問題了，於是人民只靠蘿蔔來維持生命。饑寒交迫，厲疾流行，人民死亡相繼，士氣頓減百倍。

在封鎖重重的環境下，德國便想出衝破封鎖綫的辦法。一九一七年年頭，德國宣佈自二月一日起，某些地方——環繞英倫三島的海洋在內——所有的船隻，不論是聯軍的或中立國的，全在被炸沉之列，事先不加通知。這種毒辣的手段，起初頗見效。那年四月間，在兩個星期內，開出英國海港的商船，每四隻總要損失一隻。假如德國的潛水艇能夠維持這種效率到半年以上，聯軍真不堪設想。

幸虧在很短的時間內，聯軍即採取新政策：①護運——用戰艦護送商船；②增加造艦；③徵用中立國的船隻。同時美國因怵於德國漫無選擇的亂炸，起而參戰。結果，打破德國的反封鎖。德國的反封鎖政策失敗後，聯軍的封鎖日益加緊，終於德國糧盡油絕，迫得簽訂十一月十一日的停戰協定。

這是二十年前的故事。（讀者可參閱牛津大學出版的國際問題小叢書，第十七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間的封鎖』。）

二、目前德國的缺陷

在這次戰爭裏，德國是缺乏什麼的呢？關於這問題，德國的宣傳與英國的估計固然不同，官方的報告和私人的記載也多歧異。比較可靠的，還是借助中立國的學者的論述。茲特引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霍柏（B.C.Hopper）所搜集的數字，作我們論斷的根據。

第十期目錄

- 一、封鎖與反封鎖
- 二、日本將怎樣呢？
- 三、日本米慌實相
- 四、華興銀行的失敗
- 五、爪哇防衛問題
- 六、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邊界

首先我們應注意德國的糧食。一九三九年的收成足夠維持一年。同時德國在歐戰未爆發前所儲的糧食足供十個月之用。德國政府決定將這種儲糧保留下來，以備不時之需，或者動用一部分，作牲口的食料，為的是德國的芻草比較缺乏。

在糧食這方面，德國最感困難的無過於油脂。一九三八年，德國從鄰邦輸入的豬油為四二、〇一六噸。戰時油脂的來源雖不致斷絕，但輸入日見減少却是事實。因此，德國人常用植物油作代替品。在植物油中，德國人很重視『滿洲國』的大豆。大豆這東西包含百分之二十的原油脂，百分之五十的蛋白質。假如德國能輸入二、三五—、九〇〇噸大豆，那麼它的菜油的問題就算解決了。

其次我們應注意德國的原料。原料中最重要無過於煤油和鋼鐵。據美國商部的統計，一九三八年德國所輸入的種種煤油為三、三九六、二三四噸，其中百分之八十都從南北美洲來的。德國自己只能生產二百六十萬噸煤油，可是它的戰時的需要約為一千二百五十萬噸。換句話說，德國必需想法輸入一千萬噸，才可渡過難關。

一九三七年，德國輸入二千萬噸鐵鑛苗，內含一千萬噸純鐵。這種純鐵，百分之三九都不受封鎖的影響。有人估計，本年內從瑞典經波羅的海輸入德國的鐵鑛苗將增加到一百八十萬噸。假如這種增加確能實現，那麼它以前所輸入的純鐵，有一半已不成問題了。

除煤油和鋼鐵外，關於非鐵類的金屬、德國於一九三八年所輸入的數目如下：

銅……………九二六、三三一噸
鉛……………二一六、六一五噸
鋅……………二五九、九三八噸

錫	……一八、二三二噸
鋁	……一四、五二一噸
鎳	……三、九八四噸
鉻	……一七六、四〇六噸

自英國加緊封鎖後，這些原料的來源頗成問題，因而影響到德國的軍用工業。他如棉花，樹膠，錒，錫等原料，因封鎖關係，來源大半斷絕。（參閱牛津大學國際問題小叢書第十九種，「德國經得起壓力嗎？」底封面的圖表。）

三、缺陷如何彌補？

德國因為喫過上次大戰的虧，所以這次戰爭未爆發前的幾年間，即努力實行「四年計劃」，使糧食和基本原料勉強能達到自給自足的地步。同時在戰爭未爆發的前夜，成立德蘇協定，把後門洞開，以防封鎖的危險。再進一步，不惜擔當破壞國際公法的罪名，先後侵略周圍的弱小的中立國，使中立國的原料得由它支配。出奇制勝，集陰險毒辣的大成。

但是，德國的缺陷能够彌補嗎？這種作法的確能彌補一部份，但有許多東西根本無法彌補。第一，德國的「四年計劃」最大功蹟在於國防工業，對於人民日用攸關的輕工業不大注意。例如用煤來提煉煤油，四噸只煉成一噸。用番薯來提煉酒精，酒精也許會增加，可是貧民的食糧和牲口的食料便告減少。第二，德蘇協定，政治上的作用多於經濟上的幫忙。你瞧十年來天天咒罵的敵人，一旦化爲友邦，這不但使德國無東顧之憂，而且在外交上也可以壯壯聲勢。但是，在經濟上，蘇聯的可能的幫忙是有一定的

限度的。上文已經說過，在戰時，德國每年缺少一千萬噸煤油。除羅馬尼亞能供給十之一二外，其餘十之八九是毫無辦法。這種缺陷，蘇聯是否會給它支持？過去十幾年間，蘇聯是從農業社會逐漸進化到工業社會，它再也不需要輸出那麼多原料和糧食，去換回機器。同時因為蘇聯也注重國防工業的緣故，它斷不想在出口貿易上採取攻勢。唯一可能的幫助就是木材，不過這種笨重的東西須於夏季由波羅的海那條水路運輸，為的是蘇聯的鐵路運輸也很困難呢。

至於已經被蹂躪的或者尚未淪陷的弱小的中立國，它們給德國的幫忙倒不少。北歐的鐵沙，荷蘭的船隻，捷克的兵工廠，中歐的農業，這都是德國求之不得的東西。

無論如何，樹膠，棉花，咖啡，可可等東西，德國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它們多半是從英帝國輸入。

四、英國應有認識

邱吉爾究竟是個身經百戰的大將。他一上台，便實行軍艦護送商船的辦法，使英國商船得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損失。可惜在行動上，英國仍稍欠遲緩，使那些弱小的中立國暫時淪為異域，否則對英國更為有利。

現階段的戰爭是注重經濟的封鎖戰，但軍事上的準備和外交上的折衝一點也不能放鬆。在軍事這方面，英國是個海軍國，德國是個陸軍國，三十年前，這是『河水犯不着井水』，不大相干。但是，自空軍發達後，情形可不同了。德國需要空軍補助陸軍的不足，英國也需要空軍來保護海軍。在最近的將來，英國除加緊造艦，或借用中立國的船隻來維持海上霸權外，對於空軍的質和量，尤其是量，宜刻意改良，以應當前的事變。

在外交那方面，英國應保存第一次大戰時格雷外長的傳統政策，盡力交歡美國，因為今後英國的勝負和美國幫忙的大小有密切的關係。其次，英國應想法聽絡蘇聯，這種辦法不但重要，而且可能性很大。再次，英國應保留中國的一份友誼。中國抗戰三年的功績，我們不必自誇，但事實上，我們把日本打得財源枯竭，這對英國是個很大的幫助。

中英的友誼一向是很好的，而目前大家都在死裏求生，將來勝利後，我們合作的機會一定更多。

在封鎖與反封鎖的過程中，人民的痛苦自不必說。真的，對於這種互相殘殺的行爲，凡是有心肝的人怎能無動於中？

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寫完

日本將怎樣呢？

Nathaniel Pefefr

白飛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對於遠東問題富有研究。本刊第二期曾譯載白氏論文一篇，讀者可以參考。本文見六月廿四日美國出版之新共和國週刊。

歐洲的火藥球既點着了，遠東將變成怎樣呢？自從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始以來，歐亞兩大洲的鬥爭便有着打成一片的可能。

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也許會感到可以斷定美國決不會有所動作。這種自信當然有很

好的根據，因為聯軍若果失敗，美國當然不願在太平洋方面冒險。但若日本不加入歐戰，那麼一九四〇年以前在遠東活動的各種勢力就將維持不變。

本年一月米內將軍任日本首相時，他宣佈說，內閣的政策將放在三腳架上，這三腳便是解決「中國事件」，解決國際問題，解決國內問題。對於內閣的政策他還有意義深長的解釋：「除非三腳都立好位置，三腳一樣重要，三腳架是不能平穩的。」他告訴日本人民的並沒有熟悉日本情形的人所不知道的事實；但一位首相公然承認能否戰勝中國須視內部的困難能否解決，須視西方強國的舉動如何，這却是日本前所未有的。因為由此推論，他的話不啻承認日軍尚未戰勝，日軍本身的力量不能戰勝，雖然自一九三七年以來日本會屢次宣佈勝利。

這三腳架三隻腳的位置是值得研究的。

提起第一隻腳，我們可說，這「中國事件」

離解決的日子還遙遠呢

。在我們這時代，征服的標準雖不一致，但是戰勝之軍能否撤退却是征服勝利的試金石。可是在中國方面最近的將來或數年之內，這是毫無希望的。第一，日本是想藉汪政府做個店面的窗飾，自己在幕後對華運用絕對的權力。如有人懷疑這點，二月十六日「興亞院」院長柳川對國會某委員會的說話就可使他的懷疑冰釋了。柳川說，因在華仍有戰事，所以汪政權成立後，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日軍仍須「指導」汪政權一些時日。當然日軍須予以「指導」，

。非至汪精衛能組織自己的

中國軍隊對付中國的抗日軍隊時，日軍仍須替汪打仗。可是汪精衛能否募集充足的軍隊，同時又能否相信這些軍隊將聽他的指揮呢？這種希望是微乎其微的。

戰爭的勝負如何還須看結局力量誰強。換句話說，戰局仍無變化。

對外的地位也許稍爲加強了，

可是對於中國，日本的地

位却依然一樣。非至我們較能發現中國民衆擁汪的證據時，這種局面將依然一樣的。

遲延亦並非偶然。個中的原因一部份是汪精衛不欲完全屈服，一部份是華北日軍不願放棄自主，一部份是汪精衛號召力不足，不能登台。就是目前，在他左右的人也不足給人以深的印像。

提起三腳架的第二隻腳——國內問題——新的事實也少。日本祇繼續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戰爭開始時所定的路線，可是愈行愈趨沒落。社會基礎動搖的事是看不見的，變動祇能在累積的效果上察覺出來。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近來的趨勢是認日本經濟尙不致因戰事的壓迫而發生危險。以每月計算，日本是尙無經濟危機的；但若從一九三七年夏季起以每六個月計算，日本經濟的衰落便顯覺嚴重。在過去六個月間，日本初次發現某種經濟的病徵，從東京各報最近批評的語調和國會裏的質問而觀，就可看出日本漸感不安。

甚至官方謹慎公佈大經修改的統計也顯示了一九三九年工業生產的跌落，東京的一中外商業新聞「提出警告，謂此種衰落若與維持生產以供市民消費的努力相提並論，就「大有引起維持長期戰爭的機構終於破裂之勢」。水電的缺乏再加上煤荒會迫許多工廠關閉。米食的短少，更有引起民間困苦之勢。物價統制的機構只是還沒有崩潰罷了。根據不甚可靠數字各異的幾個物價指數表，日本的物價自戰爭開始後已增加了百份之四十。這些物價還是官定的價格。至於普通人家實際的生活費也許已增至百分之六十六左右。因濫發紙幣而起的種種病徵也許不到本年年底就將出現，物價的無法統制便是病徵之一。一九三九年年底紙幣發行的數額已超過法定額十萬萬元以上，雖然法定額於去年剛纔增加。貨幣膨脹現在似已成爲公開的事實。有一家報紙說，「這使我們恐怕惡性通貨膨脹有發生的可能。」在他本年一月辭職之

前，財相青木曾對衆担保，「政府將毫不猶豫採取嚴厲步驟以防惡性通貨膨脹的發生。」這些步驟究竟是什麼他沒有特別指明，他的繼任者也沒有說明。物價繼續上漲證明貨幣的膨脹未曾堵截，戰爭若長此繼續，堵截的希望是渺茫的。

若將日本對外貿易的數字修改，減去無外匯可得的對滿對華輸出，一九三九年的日本入超就在四萬萬日元以上。日本存金究有多少實爲世界上不可知數之一。但根據一九三七年最末一次可靠的數目，一九三七以來除償付入超外，加上新開採的金，日本存金的數量最多也不過一萬萬日元。除非一九四〇年日本對西洋的輸出有顯著的增加，不到本年年底，日本勢將實行減少輸入了。可是增加輸出是毫無希望的；因歐戰關係，結果將適得其反。但是限制輸入必引起重大影響，國家將失去均衡，戰爭力量和國家的經濟力量將受重大打擊。一月四日東京「朝日新聞」登載的訪問記中，青木說了以下的話：「歐戰爆發使情勢大改，來年物質的需要將無減少。」日本惟有加緊經濟統制以免物質缺乏。但從目前各方面的事實而觀，除非日本能向某處取得信用借款或增加日本的出口貿易，日本將無法運進等量的材料。可是想增加對外貿易就非多運進原料不可。歐洲的戰事更不用提了。

國際問題是三腳架上最不堅固的一隻腳。日本對美的關係發生了阻礙，日本最多是希望關係不再惡化。除非日本能與美國談判，訂立新的商約，日本行動的自由就將大受掣肘，因爲美國可隨時加徵報復稅更促成日本的衰落。可是在現狀之下，訂立新約的可能是應除開的。美國還可禁止貨物出口。在國際的公式裏，這個美國的因數是使日人最感頭痛的，其影響很爲良好。歐戰雖開關了種種機會，但因這種關係，日本仍不敢動作。

爲求避免陷於危險的孤立，日本會向英法試探多時。日本所逼切需要的便是承認汪精衛政府，可是

連最樂觀的日本領袖恐怕也已放棄這希望了。妥協政策現已不受英國輿論歡迎，英法政府亦不想直接開罪美國。其次，日本是要英法關閉緬甸安南道路。這裏的困難是日本除答應日後將給予在華的英法人民以平等的待遇外，便沒有其他的酬報了。可是受過了幾年的經驗後，就連英國老派最頑固的同情日本者也不肯輕信這種空言了。若遽然聽信，那就愚蠢之極。日本已表示得明明白白不願將她希望在華獲得的東西分點給與她的敵手。日本最多能希望英法允作小的讓步，但是小的讓步對於日本並沒有多大裨益。

剩下的是俄國。自去年九月諾門罕停戰協定成立以來，日蘇關係會有顯著的進步。而且會有謠傳，甚至有過表示，日蘇將有更大的接近。但是結果什麼也沒有實現，徒然引起英法的疑懼，恐美國若採積極行動以阻日本，蘇日兩國將被迫「投向彼此懷抱之中」。這是不合理性的疑懼。對付日本的積極步驟也許本身帶有危險，但決無迫成蘇日結合之理。要促成這種結合，外來的壓力必須比美國的禁運更大，要使雙方對彼此忠實，就必須有比我們現在所能想像的力量更大的壓力。

在國際現局勢中，權宜的結合對於雙方顯然有利。在緊要關頭雙方可不受牽制，日本可以解決了中國，蘇聯可利用歐戰的機會從中取利，或給予共產黨人認為始終。

確會有過接近，會訂立次要的協定，並消彌舊的摩擦。莫斯科方面會費一番苦心證明蘇聯的誠意。「真理報」消息報「會發表過有所表示的社評，莫斯科的發言人也說過別有用意的話。他們字裏行間常提起遠東的美國帝國主義，認它是和日本作對的主要力量。事實上在過去幾個月裏美國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提及的次數幾乎一樣的多。也許莫斯科這次是想在行動之前預先表白，不像去年八月一樣，行事之後纔來表白。倘若日俄果然締結聯盟的話，我想這次我可預先為「真理報」每日勞動者」報寫定社評：蘇聯是保護被壓迫民族使免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

可是還有一些困難存在。第一，日蘇彼此不能信託。第二，彼此也沒有互相信託的理由。雙方均將提防被對方背棄，不久雙方將覺得有作防衛的背棄之必要。第三，仍有生力的中國介在兩者之間。除非蘇聯停止援助中國，與俄國聯盟對日本是無用的。但是蘇聯若停止援助中國，日本的聯盟對俄國也沒有利益。因爲結果日本不但將在蘇聯邊境而且將在蘇聯側面建立一個日本的大陸帝國。爲求一隻自由的手對付西方，蘇聯須將另一隻手放在東方的老虎鉗裏。我不相信這是蘇聯所願做的。剩下來的惟一可能性便是劃分遠東的勢力範圍，但這件事也做比說難。在華西劃一界線就便宜了日本，因爲幾乎全中國將落於日人之手，外蒙和西伯利亞將再受包圍，留下給蘇聯的只是蘇聯已經有的或是無論如何都可取得的土地。實際上這等於蘇聯退讓，日本伸張；由此推論，這不啻是邀請日本向外蒙和西伯利亞伸張。向東劃一界線就使蘇聯進至中國本部，進至日本的門口。這是一九四〇年日本對俄作戰以防止其實現的，也是二十年來日本用盡種種手段和陰謀以防止它的。我不相信現在日人就會容許。所以剩下來的只有商業協定與所謂『互不侵犯條約』或滿蒙邊境協定之類的東西了。這種協定或條約將成爲毫無意義的東西，因爲遠東的局勢將不因而有所改變。他國對此也無庸感覺焦慮，因爲它對日本目前的困難將無多大裨益。

在國際關係，對內問題和徒然追求在華的最後勝利的努力上，日本既進不得又退不得。她不能打開前面的阻礙，又不能退至原先的出發點。她只能繼續東打西擊，打來打去都在原來的地方，徒然把自己的精力消耗淨盡罷了。（方炎譯）

日本米慌實相

李毓田

一
日本因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遭水災，九月遭風災，致造成一九三八年米之歉收；一九三八年不僅日本本部遭水災旱災，台北、京城、元山也同樣遭旱災，致復釀成一九三九年米之飢荒；一九三九——四〇年日本本部及台灣、朝鮮又是荒年，春夏之交稻禾需要陽光之時，却連日陰雨，及夏秋之際需要霖雨之時，反而一直亢旱；故日本米慌是愈來愈凶，已為不可掩飾的事實。以下就日本米慌實相述之。

二

獎勵增產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九兩日日本農林省農林計劃委員會計劃生產部原已規定米穀增產計劃，擬於一九三九年增產四百萬石；惟因天災未除及勞力不足等等關係，故其所規定之計劃並不能夠如期實現。所以最近七月十二日內閣又在決議計劃增產中。其內容如下：

(單位日元)

米穀增產獎勵金

七、五三五、〇〇〇

栽稻防止荒廢補助金

三七七、三五〇

稻苗設施補助金

一、〇一七、〇三〇

灌溉設施補助金

八〇〇、〇〇〇

務理事等共十九名，會議結果如下：

一、設立『食糧報國聯盟』機關。

二、食糧問題關係諸團體之組織強化。

三、組織食糧奉公隊。

四、關於食糧諸問題之研究及對政府條陳意見。

食糧問題關係諸團體，現在約有四十個，即擬將其聯合起來，以期糧食運動之步調劃一。食糧奉公隊，即以團體關係者，官界，學界組織之，以計劃增產，分配合理化、節米、調理、榮養等食糧問題，并對農村設置增產指導班，對都市設置節米指導班等等（註二）。

實施米券制 砂糖、火柴券制，自本年六月以來已開始實施。最近對米、炭兩項也正擬實施此制。農林省由七月十七日午前九時半起，召開全國經濟團體幹事，府縣知事會議。出席者：農林省——湯河米穀局長及井出山林局長，各省關係局長課長，岡田東京府知事及以下各府縣知事，經濟部長，安倍警視總監等，午後零時平散會（註三）。惟該會議並無具體決議發表，只云為節米起見應即實施米券制，準備與有關各官廳著手進行云云。

廢止米食 自一九三九年末起，『精勤運動』之一支即開始節米運動；至本年七月此種運動乃益愈強化，一般家庭須節省一成，營業者須節省二成，最近且計劃根本禁止食米。該計劃是根據七月初旬『

東京府精勤部節米督勵班』之實際調查，經七月十二日該部會議所決定，其綱要如下：
一、官署附設食堂廢止供給米食，但下級者寄宿公寓之獨身漢如經警察署長之承認，早晚兩餐須供給之。

二、銀行、會社（公司）、俱樂部、會館等附設之食堂廢止供給米食，但勞動者如經警察署長之承認，須供給之。

三、百貨店食堂廢止販賣米食。

四、洋食店、喫茶店、咖啡館、酒吧間、站場候車室、妓院廢止販賣米食；但掛洋食店招牌之大衆食堂，經警察署長之證明則爲例外。

五、料理店、支那料理店及一般飲食店，只准許在規訂時間內販賣；至於露天飲食業，經警察署長之承認者則不在此限。

六、旅館（下宿除外）午餐廢止食米。

七、一般家庭、工場、寄宿舍、飯場之類，須舉出節米成績。

以上決議，大阪方面食堂已有響應，與東京府從七月二十日起即開始實行（註四）。

奸商充斥 一般奸商趁米慌機會，不但祕密團集，暗抬物價，其尤有甚者爲偽造量衡，賣物不付足

數量（最普遍者即白米、鹽、日常用品）。茲舉實例言之：

一、白米十四瓦中，短七〇〇瓦（淺草區千束町某白米店）。

二、粉石鹼九〇匁中，短一〇〇匁（本所區綠町某雜貨店）。

三、木炭三十瓦中，短四瓦三〇〇瓦（四谷區左門町某薪炭店）。

日本官廳發現後，自七月八日以來乃向東京全市商店實行總檢查，到十六日午後一時止，檢查結果，在八千餘件中，竟有一千三百件不合官定量衡（註五）。此僅就東京一市而言，其他各市當可概見。

米價高漲 一九三九年米之官價爲每担三十五元二十錢，後來又漲至三十六元四十五錢乃至三十六

元八十五錢。一九三九年七月二日『中外商業新聞』載六月大阪米價漲至三十八元十錢，及到八月二十六日，因米的來源缺乏，於是便即突破官價，交易所市價漲至四十二元了。嗣經十一月六日閣議提高官價爲四十三元，小賣漲至四十七元五十錢，黑市則在五十元以上（註六），五十元還不足，據七月十七日『讀賣新聞』載稱，有賣到每担八十元者。內務省於本年三月對於高抬米價的商人，曾實施檢舉，結果違反件數，竟達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一件之多。故最近內務省又於七月十二日召開全國經濟保安課長會議，對於今後取締高抬米價問題，作如下決議：

一、對於有計劃的犯行，實施智能的檢舉與搜查。

二、全國官民一體樹立強力的檢舉網。

三、澈底取締『經濟違反』（註七）。

三

從上以觀，可以想像最近日本米慌已經達到如何程度！其實，日本自有史以來天災何年無之，自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大凶年起，那一年的米不歉收？然而都未有像今日，鬧得厲害，此爲何故？蓋除由朝鮮，台灣米之輸入減少（註八）、存金缺乏（註九）、無力購買外米，及其他原因外，勞力不足實爲日本米慌之一大癥結。

按日本農戶，一九三五年是五百六十一萬零六百零七戶，一九三六年是五百五十九萬七千四百六十五戶，一九三七年是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八百七十九戶（註一〇）然至一九三八年便減爲五百四十四萬一千戶（註一一），與一九三七年比較之，竟減少十三萬三千八百七十九戶。日本侵華一年後，即減少十三

萬多戶，三年後之今日其數字當更可驚人。本年七月七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發表：日本戰死者爲八萬五千八百人（註一二）但此處要注意，負傷者數字一字不提。照某日本問題專家稱，日本官方發表的劣勢數字，恆爲其實數之一半。故照最低估計，其死者兼傷者之數字至少應爲一百七十餘萬人，再加上開入東北，華北及前線士兵，約一百三十餘萬，總計應爲三百餘萬。日本兵士百分之六十是出自農村（註一三）故此三百餘萬人中，農民應佔一百八十萬，幾佔全農戶中之一小半。此一小半均爲農村之主力生產者，今則完全共驅使於侵華上，其農村生產焉得不減低，食米焉得不發生恐慌！

米是日本最主要糧食，今一旦竟無期限的禁止，或限制食米，自然會引起社會上極度的不安，以故每石米黑市賣八十元者有之，而犯行每一檢舉卽是成千累萬。號稱『戰勝國』（日人自稱）本體的京都舊秩序尙無法保持，不知其還有什麼資格配談『建設東亞新秩序』。

註一：七月十三日『中外商業新聞』。

註二：七月十六日『都新聞』。

註三：七月十八日『國民新聞』。

註四：七月十四日『讀賣新聞』。

註五：七月十七日『國民新聞』。

註六：第卅七卷第八號『東方雜誌』二二三頁。

註七：七月十四日『讀賣新聞』。

註：七月十八六，十四日『讀賣新聞』載『台灣米作踏查記』；三月二日『密勒氏評論報』John

Ahlens之『日本糧食恐慌』。

註九：據某外人調查日本金融報告結語稱：「中國抗戰如支持到一九四〇年底，日本金融勢將發生危機。」

註一〇：一九四〇年同盟社「時事年鑑」。

註一一：一九三九年「國際圖表」載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日本農林省發表。

註一二：本年七月七日日本各報。八月十一日香港國民日報載我軍事當局發表日軍死傷爲一百六十四萬餘。

註一三：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日本「經濟旬刊」二三四頁。

（八月一日）

華興銀行的失敗

維新政府的「華興銀行」成立已一年多，而紙幣發行額僅五百萬元左右，且遭逢種種困難，如與法幣鬥爭之毫無成效，及與日本軍用票之磨擦等均是。本文載五月二十三日日本「中外商業新聞」，算是行成立一週年的紀念文，文中雖多諱疾之處，但我們還是能够藉此窺見此中的奧秘。——編者

（一）華興銀行資本及其內幕

華興銀行自去年五月十六日開業，根據該銀行之暫行條例，乃以「維新政府」爲法人，在日本之支撐下，規定資本爲五千萬圓，「維新政府」擔負半數，其他一半，則由興銀（制度上由正金代之）

、鮮銀、台銀、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各大銀行負責。設總行於上海。該行支出，以「維新政府」之政費爲大宗，政費中，以薪俸之支給爲主；其次則爲向日人賣力，以收買華中生絲，其支出亦屬不少。因此乃發行華興券以供一切開支。

華興券之價值標準，與當時對英鎊比價爲八便士四分之一之法幣等價；該券爲取得民衆之信用計，對法幣及外匯兌換，爲積極的便宜之措施，即使該券隨用隨換，縱屢顯「還流」現象，亦在所不計。

（二）法幣低落與華興券獨立維持之可能性

該行開業未及一月，法幣於六月七日將「統制賣出」停止，此一年對英八便士四分之一之比較安定的行市，遂被打破。顧謀貨幣價值之安定，乃發行華興券最大使命之一，惟發行未及一月，即遇法幣「停賣」及改定法幣新水準而至「統制賣出」再開時，華興券對法幣之等價關係，依照繼續維持，即與華券對英行情，亦與法幣同樣，由八便士四分之一，而低落至六便士半。

華興券既與法幣有等價關係，自希望法幣價值之如常安定，所以當時華興銀行當局不特抱此希望，而同時亦存有相當之危懼也。但此危懼，不料竟早臨於吾人之前矣。即法幣自六月七日跌價後，爲期僅得一月，又再次低落，由國際匯兌行市六便士而跌至四便士。因此華興券對法幣之等價關係，能否繼續維持，問題遂由此而起矣。以當時情形論，此乃當然之趨勢，故結果，遂於七月廿日華興券與法幣之等價關係脫離，而獨自決定對英六便士的安定價值基準。然當日異論不少，且至今仍多有斷定其必歸失敗者。

(三) 華興券脫離法幣等價關係之失敗觀

華興券與法幣脫離前，計至七月十五日止，發行額兌換券與輔幣券合計爲九十四萬九千圓（已換算日圓，下同）仍不滿一百萬圓，以通常之貨幣論，其數未免過少。然在此對外價值動盪不安之時，未嘗非對付法幣之一種有力武器。一般見解，以爲法幣與華興券不能同時存在之當時，與法幣等價關係，一旦脫離，增大華興券之價值，其信用或可藉以提高。

然自結果觀之：法幣自入八月以來，仍屢搖動不穩，及一屆九月歐戰爆發，過去低落至四便士之行市，竟得穩定維持。（編者按：此說乃是日人一種惡意的歪曲。法律行市的穩定，主要還是由於我國抗戰局面的穩定，與歐戰爆發，關係實微。又，現在法幣對英鎊的正式行價，乃是四便士半。）目前雖有以華興券不能與法幣穩定價值之等價關係維持至今爲可惜，但在去年七月脫離法幣關係時，尙未能預料歐戰之突發，今日有認脫離等價關係爲失敗者，即持此「結果論」之議論以相繩也。

第平情論事，去年七月脫離法幣等價關係，雖不免爲時過早，然既已脫離，即使認爲失敗，若今日再將華興券價值降低，使再與法幣繼續其等價關係，則天下事無如此其簡單也。自今日新情勢檢討之，從客觀之情勢言：今日再作法幣之等價，其困難定較去年對法幣等價之繼續維持爲多，決無疑義。即以現在華興券流通增加之不振，何嘗不是由於脫離法幣而獨立所生之錯誤；況華興券流通工作與軍票流通擴大工作之摩擦，更不可等閒視之耶！

(四) 華興券發行額之增加及遭遇之困難

該券與法幣等價關係脫離，雖有若干不利之處，然從該券之用途觀，又似有多少樂觀。蓋口「維新政府」對財政之收支，已使該券為漸進的擴張，又如蠶繭收買費用之貸借等，該券之流通額，亦藉以逐步增加。七月至八月約增至一百萬圓，九月起則用以繳納關稅，尤使之顯著增加。計其發行額八月底為一百二十四萬八千圓，九月十五日為二百八十四萬二千圓，九月底則躍進為三百二十九萬一千圓。

然邇來軍票擴充流通工作，至為積極。若華中軍票，成一清一色之世界，則促進華興券流通工作，自難免遭過特殊之困難；况軍票為維持其價值計，更擴大流通範圍，華興券更不得不聞風遠避，以讓軍票。所以該行開業一年後，其發行額僅得五百三十三萬圓（計至四月底，最高額為三月下旬六百零七萬九千圓）區區之數而已；乃不得不向繳納關稅一途設想，以資消納其用途。茲列其成立後之發行額如下：

華興券發行額（兌換券、輔幣券合計）

（單位日圓）

一九三九年五月底	二二一、二五七
六	六〇七、四二九
七	一、四八〇、八三五
八	一、二四八、八九五
九	三、二九一、一二六
十	三、一八三、五八〇
十一	四、〇三五、三五〇
十二	五、〇七五、四六二
一九四〇年一月底	五、二八三、〇八三

五、一三八、二一六
六、〇七九、一一四
五、三三三、九九二
五、三九〇、〇〇〇

(五)對新中央銀行之關聯將如何措置？

南京

經決定設立新中央銀行，發行新貨幣，以統一幣制，安定貨幣價值，業經準備委員會爲種種之討論。然在華興銀行成立一週年之今日，其與新中央銀行之關聯問題，至堪注意，茲就其可能辦法大體言之：

- (一) 將華興銀行改組擴大而爲新中央銀行。
 - (二) 華興與新中央銀行分別設立，而以華興爲純粹對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之貿易金融機關。
 - (三) 促進軍票之工作。
 - (四) 法幣決不能變爲一文不值之廢紙，故亟應利用之以與第三國作有利的經濟競爭。
- 以上意見，不過爲非公式的意見而已。雖經成立，但目下在軍事行動之基礎上，亦不應忘此

經濟問題之重要也。

附：華興券流通之困難

(本文載五月二十二日『中外商業新聞』，其一部分材料與前文複見，但關於華興券藉軍事力量以維持，及與日軍用票摩擦各節，可視爲前文之補充，因錄摘其要點。——編者)

華興券五百萬圓之發行額，在市面之流通，實際上並無若何影跡，除極特殊之部門而外，究未成爲一般的流通貨。其故果何在耶？

目下，華興券實際上不易流通，祇屬國際貿易上一種結算賬目之貨幣而已。例如收集國內輸出品，或買入輸入品時必須以法幣行之，故經營出入口貿易者，亦必將手上之華興券掉換法幣，然後始能買集輸出品；輸入者銷清輸入品時，則將所得之法幣又換回華興券，然後清結外國貨款。往返轉易，手續至繁。現雖指定以華興券爲輸出入結算之貨幣，然法幣依然不失其共同爲結算手段之一也。華興券所以能保此輸出入結算之地位，全賴政治的，權力的強制之助成。然欲令華興券在華中成一通行之貨幣，則決非竭力在實際上使之流通不爲功。

又，華興券本可與堂堂正正之法幣對抗，何故對其實際流通之促進，竟不以全力出之？此無他，蓋迴避與軍票發生摩擦故也。當時流通於華中之軍票與代用軍票之日銀券爲數甚多，假若華興券同時亦作擴大其流通額之工作，則與軍票，日銀券之摩擦，勢所難免；況華興券發行之日，固嘗以「國際貿易貨幣」爲標榜，此招牌一旦揭出，固不當以謊言欺人，尤當顧名思義，不宜與軍票，日銀券等作無謂之摩擦。華興券不得不採用消極態度者以此。論者謂在華興券誕生時，實已經落此宿命。（薇）

爪哇防衛問題

Alexander Kiralfy

（此文譯自亞細亞雜誌七月號）

美國預料德國即將進侵荷蘭的前幾天，美國海軍即刻便執行一種新的歷史的任務——担任反封鎖

的工作。美艦隊留駐夏威夷的命令，事實上便是防止日本封鎖荷印，切斷美國的錫與樹膠的生命線。

亞細亞雜誌二月號會指出，日本若向荷印採取軍事行動，不單要費很多的時間與力量，同時也將斷絕自己錫與樹膠的輸入，特別是石油一種重要來源。日本當然極希望利用歐戰，能夠充分購備這許多材料。如果荷印的原料，一旦掉在日本手裏，美國禁止廢鐵與石油運日的威脅，日本便可以用禁止錫與樹膠的報復方法來粉碎它；蘇聯也急需這幾種原料，現時德義的需要，便可以間接從蘇聯市場上取得。日本一旦掙脫了財政上的困難，它自己便可以大量的積儲錫與樹膠。一條日本的橡皮「棍子」與一柄錫鑄的「刀劍」，在戰略上有怎樣討價還價的力量，是十分明白的。它們可以用來對蘇要求庫頁島上更廣泛的石油權利，增加西伯利亞的捕魚區，增加重要礦砂的供給量，或者實行阻止蘇俄與英法成立和解的嘗試。日本利用這兩種原料，很可以希望迫使美國承認「東亞新秩序」，再將英法所急需的美國戰爭器材，轉而供給它自己。當然，這許多可能性，或許永遠沒有實現的日子。不過美國戰鬥艦隊留駐珍珠港內，也不啻是華盛頓悲觀的象徵。

不管巴西種植樹膠的情形怎樣，玻利維亞增闢新的錫礦，與發現他種代用品的情形怎樣，美艦在太平洋中部的大批集中，便是說明了美國不能忍受錫與樹膠的封鎖。我們祇要想像一下重要的汽車工業，製罐業與其有關工業的崩潰，電氣與航空的嚴重損害，和防毒面具短缺所造成的不幸結果便儘够了。可是美國的海軍，並不因為這許多理由，便將全部海軍移到太平洋中部來，除非美國海軍領袖深信，這樣可以發生很大的用處。美國海軍將領全是非常現實的，歐洲的教訓，特別是一九三五年地中海上的大失敗，迄今猶耿耿在心。慣會鼓譟的日本報紙，對美艦留駐夏威夷一點，特別表示沉默，是頗有意義的。美艦一旦雲集於珍珠港，馬來羣島方面就決非空言反抗所能生效。

這種效力，本來是一種主要的戰略問題。美艦留駐在那兒，不單可以作為預防封鎖美國的一種警戒步驟，另一方面，也是防止戰事蔓延到荷印的最好保證，作者在亞細亞雜誌二月號上指出的荷印弱點，美艦恰巧可以彌補。作者在那時觀察，東京方面未必肯將她的主力艦與航空母艦，開進這幾處狹窄的海面來冒險，照現在的形勢看來，因為美艦集中夏威夷的關係，日艦困守在馬來羣島以北的成份更大。以美國航空母艦載機四百五十架，日本航空母艦祇載三百二十五架的優勢而論，日本預備在南洋犧牲它的一架飛機以前，還要老大躊躇一番的，此外，日機還得和防衛各島至少三百架——一個法國的權威說是五百架——的荷、英、法飛機戰鬥。荷印防衛上所缺少的潛艇與驅逐艦，也可以由美國來供給。美國的巡洋艦，也可以安全的取道薩摩亞(Samoa)與達爾文(Darwin)，或是由澳洲南邊開到。

這方面極重要的是菲列濱羣島在戰略上所處的地位，和被陸地，蘆葦，與淺灘所圍成的內海的情形。這許多內海不啻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航空母艦」。菲列濱的戰鬥機，再加上海軍巡邏機的協助，可以監視西面一片很大區域，日屬島嶼，和理論上的界線。(自東緯一百十七度，將菲屬巴拉巴克島 Balabac 和英屬的巴蘭萬安島 Balambangan 截分為二，再是折西沿北緯七度，直達英屬婆羅洲的尖端。)北婆羅洲的山打根所處的地位——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曾被英國巡洋艦作為巡邏根據地——它在防衛菲列濱的意義上是顯然的。多半已有重砲與防空設備的菲列濱羣島與關島，可以側擊日本與帕勞羣島(Palau Islands)——進攻荷印最合理的跳板——間的交通。如果將荷印的防空力量，集中在菲列賓與安汶(Ambon)兩地，縱不能真正根本粉碎日本侵略荷印的一切嘗試，也一定可以使其蒙受嚴重的損失。不單如此，將來總有一天我們可以發現到，除掉新加坡以外，荷印島嶼將是美艦防衛菲列濱最便利的根據地。

不管美國在戰略上給馬來羣島能夠給予怎樣堅強的保護，一般人都以為，如果這許多島嶼，特別是爪哇，不會在援助到達以前，便作了閃電戰的犧牲品，多半還是不會採取反封鎖步驟。巴達維亞政府在歐戰爆發前後所採取的步驟，祇是防止敵人「內應」的工作。荷印政府向一切港長與領港者頒發警戒的訓令，也是因為他們和武裝部隊同時動員的緣故。荷印政府又設置了二百個海岸與防空監視哨，由大部受過訓練的四千人民防守，並配備了兩用無線電機。荷印的海軍，驅逐艦和佈雷水機，由幾十只佈雷補助艇與無數的水警與海關船隻協助，一致推動監視的職務。大規模的招募新兵正在開始。我們從海空軍密切合作的一點，便可以推知艦隊是由前時海軍航空隊的領袖統率着。

我們祇要看爪哇一地的防衛，便可以完全明瞭這個島國的軍隊，都是周密的分駐在重要的戰略上與地理上的地點。如果侵略者不能確實佔領上列地點，旁的地方就很少侵入的把握。荷印並不像挪威，爪哇北邊的海岸大部是一片低濕的，沒有多大灣曲的平坦的沼澤，稻田，森林，再是被無數的港海縱橫交錯着。在這兒登陸的敵軍，便毫無辦法可以躲避飛機轟炸的威脅。除掉幾處海港有長而準備破壞的碼頭，和容易封鎖的海峽以外，即使是一只驅逐艦，都不能駛近蘆葦叢生的淺灘的一英里之內。較大一些船隻，像運輸艦之類，便得停泊更遠的地方，在那兒由戰機掩護，再用駁船與汽艇，分載軍隊和給養作登陸的嘗試。

這幾個因素，使沿海平原地帶的防衛，變得簡單化起來，現在祇要防衛首都巴達維亞，海軍根據地泗水（Soerabaja），不讓這兩處和二寶壟隔斷就夠了。

在巴達維亞近郊，除海岸重炮與防空武器的防衛外，還駐紮了三個大隊的步兵，配備着完全可以和日本有坂（Arisaka）步槍匹敵的馬立克（Mannlicher）來復槍，劉易士（Lewis）及施華羅斯（Schwa

(Nlose) 的輕重機關槍，擲彈筒，和可以使我們聯想到有名白朗 (Bren) 武器的美特孫 (Madsen) 手提機關槍，在騎兵與自動車外部隊以外，還有四吋口徑波福斯 (Bofors) 山炮，大概四吋八分的克魯伯炮和六吋口徑大炮的炮隊，與四·公分布勒斯 (Billers) 平射炮隊。我們可以推想到荷印的炮隊效力很高，因為現在荷印的總司令，便是以前炮隊監督出身。

在爪哇島的另一端，步兵第五大隊衛戍的三寶壟以東，便是縱橫交錯的沼澤港汊與池塘所圍繞的泗水。除非侵略者將軍隊冒險的直開進海岸重炮火網所控制的狹窄河道，海上來的攻擊，斷不能摧毀這個城市。這兒安置了最強有力的海岸重炮，此外還駐紮了一大隊步兵，與一大隊防空隊伍。至於海軍方面，這兒不單是有修繕場，可供最大巡洋艦的乾船塢，能够吊起最重坦克車與活動大砲的起重船，更有一處煉油廠和大量燃料的貯藏。荷印的艦隊，要不是全數，至少也可以派遣幾艘協助聯軍的艦隊。

上述祇是所謂第一線的防務。在沿海一帶平原後面，便是一組高度自五千呎至一萬尺的火山胸牆。這一組火山的形勢，構成了三個盆地，安穩的防護着這三處沿海的軍事中心——萬隆 (Bandung)，馬吉郎 (Magelang)，和瑪琅 (Malang)。這幾處地方和沿海的重心，都有鐵道與汽車路聯絡，從這兒可以增援沿海重心，或是包圍敵人，如果在低地的守禦兵士，遇到嚴重的壓迫更可以退守此地。

萬隆「盆地」包含荷印最重要的軍事建設，安帝 (Andir) 飛行場，也可以由加列甲帝 (Kalidjati) 飛行場予以補充。這兒駐紮了三個大隊步兵，第四大隊則駐在前面的茂物 (Buitenzorg)，此外還有騎兵，裝甲車與坦克車部隊，山砲隊，防空部隊，機械化配備修理廠，兵工廠，炸藥廠，武器庫，一間化學戰爭實驗室，防毒面具工廠，和工兵材料貯藏所。一九三九年工兵部隊會奉命至邦加 (Bangka) 與勿里洞 (Billiton) 「這兩個錫鑛島」上工作，多半是建築砲台。

馬吉郎駐紮了兩個大隊的步兵，第三隊則分遣到日惹（Djokjakarta），這兒也有軍火與給養的儲藏處。在薩拉第加（Salatiga）與梭羅（Soerakarta）備有更多的山砲與一支騎兵。在這兩條山脈後面的一片更大的盆地裡，便是一個鐵道砲隊。這個部隊，再加上瑪郎的鐵道部隊，如果泗水「盆地」有什麼地方遭受威脅，它們便可以趕急赴援。瑪郎也有兩大隊步兵，野砲隊與自動車隊。

上述爪哇兵士，共包括兩個師，除掉德國侵佔荷蘭以來所增加的兵士，現時荷印徵募的五萬人中間，或許已有三萬以上入伍。這支軍隊可不用擔心背後受敵；因為爪哇的南海岸既荒野而又山嶺重疊，可說全沒什麼海港，那兒終年拍岸的澎湃波濤，如有什麼小船在這兒作登陸嘗試，勢必粉碎無疑。芝拉扎（Tjilatjap）這個唯一陸地包圍的海港，它和所有的「盆地」和有防禦設備的沿海城市，都有鐵道聯絡，並有重兵衛戍。在喀郎布隆（Karang Bolong）岬端舊炮台附近，還駐紮了一隊砲隊，可以有效地防止從遙遠根據地偶然闖進的敵人。英國如能控制印度洋一日，爪哇便可以從印度洋上獲得增援與糧食供給。

所以在美國海軍人員心目中，荷印並不是隣近一個侵略者海岸的挪威，也不是一個毫無辦法的丹麥，而是一組防衛嚴密的島嶼。日本欲攻下荷印，便得從本國抽調極大部份的海空軍。從本國抽調這樣的大軍，對美艦在夏威夷以西的「操演」，必會敏銳地感到不安。這許多美艦正在充分發揮海權的「沉默壓力」。它們留駐在巴達維亞以東六千七百英里的地方，它們便是給紐約人的罐頭食物和電話，與堪薩斯人的汽車，給予了安全的保證。（錫如譯）

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邊界

(下)

John Gunther

五

美國在太平洋的實力，不僅需依恃海軍，同時尚需依恃海軍藉以活動的根據地。因此，美國的興築根據地，蓋與建造戰艦並重。美國在太平洋方面的防綫，正藉這些根據地以確立起來。這防綫到建造完成時，將是一種不規則三角形的形狀，從阿拉斯加至夏威夷，再折而至巴拿馬運河，必能成爲一條任何敵人不能攻破的海上千城。除了此三角形之三個重要的頂點外，尚有不少補充的據點，如中途島與威克島之類，均可算是夏威夷外面的前哨站；至於夏威夷南面的小島，如詹斯敦 (Johnston)，E[]米拉 (Palmyra)，堪東 (Canton) 諸島，則又能成爲自夏威夷至運河地帶間之海面的屏障。更南則有美領薩摩亞 (Samoa)，此處直至今日尚不足稱爲一根據地，但未始不能興築。

現代戰爭的觀念，已經此次歐戰之教訓而不得有所修改，所以於消極的防禦之外，尚需有積極的防禦體系。美國在太平洋上那一串根據地，其最重大的意義，即在用爲一條巡邏線，以便保衛太平洋東部，并於必要時得藉以保衛美國的西海岸。此線將由新式的海軍偵察轟炸兩用機擔任巡邏之責；此種飛機最便於作長途飛行，正爲這一帶區域所需要。美國海軍的大部分當然將以夏威夷爲中心，因爲它天生是整個系統之地理的及軍事的樞紐。諸較小的根據地則將用以保衛夏威夷，並作爲輔助艦隊及轟炸機隊的總部。

我們且先從阿拉斯加與阿留西亞 (Aleutia) 區域說起。此處之根據地極爲重要，因爲它們保衛了日美間之『大圓形路線』，此線實爲穿渡太平洋之最短的捷徑。美國在阿拉斯加區域的國防計劃，包含一設在荷蘭港 (Dutch Harbour) 的海軍站，及在西特加 (Sitka) 與科底亞克 (Kodiak) 的海軍飛機根據地。烏那拉斯加島 (Unalaska I.) 上的科底亞克將成爲該區之海軍總部，已由政府撥資八百五十七萬美元構築工事。陸軍亦非常注意阿拉斯加，已在安科雷支 (Anchorage) 及菲班克斯 (Fairbanks) 兩地設有飛機場。陸軍部嘗求撥資一千二百七十三萬四千元以改進安科雷支根據地的設備，但未經衆院批准。美國在阿拉斯加的海陸軍計劃，係對日戰爭之預感所促成。但此地與蘇聯亦有密切關係。美國與蘇聯幾乎可以說是接境的，不僅在白令海峽方面，即在阿留西亞羣島的頭上，兩國疆土亦非常接近。說來也奇怪，除加拿大與墨西哥外，美國最近的隣國竟會是蘇聯。目前，很少有人以爲美蘇之間會發生戰爭。但美國當局對蘇聯在阿拉斯加附近的活動仍密切注意。據悉，蘇聯已在卡曼多爾斯基 (Kamandorsky) 羣島中之兩島嶼上設防，其地位在堪察加之東，離阿留西亞羣島極近。據說白令羣島中之一島上又正在建築潛艇根據地，且有德籍專家到過那地方，作了不少技術上的指示。目前，蘇聯在堪察加區域的軍事活動顯係對日而非對美，蘇聯的潛艇當能破壞日本的漁業。但是這種準備對美國也未始沒有一種間接的影響。

從阿拉斯加地帶南移，我們就臨到夏威夷。在此處的奧瓦呼 (Oahu) 島上，美國已建一無疑是全世界最堅固的要塞，即珍珠港是。此要塞的建築費，截至今日已達七億美金，實爲巴拿馬運河以外美國最重要，最大規模的軍事設備。如以阿拉斯加諸根據地與珍珠港相比，實有鼠與大象的區別。此要塞包含一潛艇根據地，一水上船塢，一海軍造船廠，若干燃料與軍火貯藏庫，一足以容納美國全部海軍的停

留站，一水上飛機根據地，一枝龐大的陸軍駐軍，及五十日的糧食供應。附近尚有旁的飛機場；美政府最近且又撥資五百八十萬元以改進喀尼希（Kaneohe，亦在奧瓦呼島上）的機場設備，以後喀尼希將能容納五大隊遠程飛機。

作為夏威夷之屏障者，有西北一千三百十五哩的中途島，及西二千三百十五哩的威克島。中途島地位適在第一百八十經度以東，當然包括在美國國防計劃之內；威克則在第一百八十經度以西，所以從理論上說，已在美國主力艦作戰的可能限度之外。在最後一次國防經費的劃分中，中途島分得五百三十五萬元，威克島則分得二百萬元，不久即將疏濬海峽，并建造更優良的大型飛機機場設備，以後或許還要築潛艇根據地。又如上文所述，威克與中途二島且為泛美機太平洋航空線上的經常停留站。

我們再說到夏威夷以南的若干小島。海軍方面計劃已要求在詹斯敦及巴米拉二島應儘早築成潛艇根據地，然後在堪東及羅斯（Roo，靠近薩摩亞）二島置類似設備。詹斯敦島在夏威夷西南約八百哩，巴米拉及堪東島則在威克島東南約二千哩。它們都是非常遙遠而渺少，祇是些浮出在海面的珊瑚礁，大部分均無人居住，祇偶爾有一些漁船來到。巴米拉島增防經費已劃定為一百十萬元；此羣島舊為居住火奴魯魯的若干美國公民之私產，直至最近，始由美國海軍部購置，共計小島五十二個，成一環形，中有一礁湖，可以改造為良好的海上飛機場；全部島嶼縱橫僅五哩及一哩半。堪東羣島亦甚不著名，直至去年，尚無人知道究竟算是屬於英國抑屬於美國。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兩國約定聯合統治該地。此項協定期限為五十年，在此期間內，美國準許英國飛機使用美國在其地建造的根據地。

最後談到巴拿馬運河。關於此運河各種詳情，當然不是本文所能容納，但有三事却萬不能忽視。第一，美國多數專家均以為決無人能從太平洋方面攻擊巴拿馬運河，因為距離太遠了，日本是在八千哩

以外；日本的航空母艦如欲進擾運河，就必需有極森嚴的衛護，所以幾乎可說是不可能的。第二，上院近已通過撥資一千五百萬元（以後尙需增加九千九百萬美元），以便立即購築第三組水閘，此水閘不僅與舊水閘完全無關，且要將闊度加大，可使闊度在一百十呎以上的船隻通過。目前，美國最大的航空母艦總算勉強能够擠過運河。第三，海軍界頗有人主張從厄瓜多爾購買加拉巴戈斯羣島（Galapagos Is.），再從戈斯達里加購買戈斯島（Cocos）。此一地如經設防，即可以成爲運河之太平洋方面入口的屏障。

此種發展并改進美國根據地的計劃，係於『海普本報告』中才具體化起來，此項報告乃於一九三八年海軍擴軍法案通過後，由海普本海軍上將（Rear Admiral Arthur J. Heppburn）及其參謀部起草。海普本及其參謀部提議，美國應有一條包含根據地四十一處的防衛線，但這些根據地並非全是新的，也並非完全在太平洋。（海軍當局宣稱，美國必需有四百架長距離巡邏機，方能使各根據地保持經常而永久的聯絡，而現在此種飛機祇有二百八十五架。）到目前爲止，國會已撥資六千五百萬元以實現此項計劃。

『海普本報告』又主張於關島建空軍及潛艇根據地。此事遂引起了一場國會與海軍之間的熱烈爭辯。海軍要求撥資五百萬元，在關島構築基本工事，但國會迄今尙未批准。一九四〇年一月，海軍作戰部長斯達克上將又向國會海軍委員會提出，海軍部應有權從夏威夷區域之預算經費中撥付四百萬元，轉用之於關島，且無需再經國會批准，此項提案，遂又引起一度新的辯論。同時，即在海軍界本身，及在一般軍事專家方面，關島問題的爭辯亦猛烈的繼續着。

所以我們應把此問題特別提出，因爲在這爭辯中，剛好反映了美國太平洋政策之兩種敵對的主張。

六

關島面積約二百五十方哩，當地土著叫做哥摩羅人（Chomoros），為數約二萬一千，其地離一百八十經度已遠，且在美國太平洋利益之內圈範圍以外。它在火奴魯魯以西約三千三百哩，馬尼刺以東一千五百哩，距橫濱一千三百五十哩。所以它離日本反較離美國為近。它是菲律賓以外美國最西的領土，四周圍又完全被日本代管諸島所包圍。賽班的日海軍根據地，距關島僅一百哩。

一八九八年以前，關島名義上是西班牙的領土，但島上並無西班牙人居住，而且全未設防。一八九八年，一艘赴馬尼刺的巡洋艦會到達其主要港口阿普拉（Apra），在其地樹美國國旗，竟未遭逢反對。隨後，巴黎條約結束了美西戰爭，美國始正式合併關島。但美國並未占據馬里亞那羣島之其它各島，所以後來西班牙又將它們賣給了德國。德國保有其地至一九一九年，於是國聯連同加羅林及馬沙爾二羣島一起委託日本代管。一八九九年以來，關島行政係由美國海軍部管轄。美國會在其地築了些簡單的防禦工事，但此種工事，至今已坍塌不堪應用，所以目前的關島，除有五百名陸戰隊的駐軍外，實際上是毫無防務可言。

早一時，馬翰（Mahon）海軍上將已提出了關島應成為『太平洋上的直布羅陀』的標語；美國若干海軍專家，無疑是受了馬翰的影響，便主張應使此島成為一設備周密的前衛根據地，應駐有潛艇及空軍單位，使之成為美國在太平洋方面戰略地位之矛尖。另一派較緩進的主張，則僅要求經費五百萬元，以疏濬阿普拉港口，並建築海上飛機起落時所需的防浪堤和斜坡面。目前，關島已是泛美機橫渡太平洋航空線的主要聯接站，對平時的空航已具極大意義。但其港口如要作軍事之用，則非經過大大的改良不可。若干更緩進的專家，則僅希望將港口稍加改造，以利民用及商務，到必要時，則將此種設備轉為軍事之用。他們指出日本已在鄰近的島嶼上進行此種類似的計劃。

至於關島計劃之所以會引起如此猛烈的反對者，也有數種理由。第一，關島地位正處於日本統治地的包圍中，暴露而孤立，欲防衛實非常困難。第二，無論將來是否會對日發生戰爭，但欲使關島成爲第一流的根據地，其經費實非常浩大。據可靠的估計，似至少需要二萬萬元。海岸防衛與高射砲隊都是必要的；海灘上需建築工事，又至少應設三個飛機場；又需要準備當地人口的供應；駐軍也許應有二萬人，且備有飛機至少一千架。第三，有許多專家都說，在關島建重要根據地，實與美國傳統的太平洋政策不合。他們以爲美國如在關島設防，那就將遠超出了第一百八十經度，而深入至日人領海的中心，若設置堅強根據地，那就不祇爲防守之用，且有了進攻的意味。他們以爲關島祇應成爲一種第二流根據地，備有若干潛艇就夠了。萬一必需在那一帶區域襲擊日本航運，少數潛艇已足敷應用。但使此島成爲主要根據地，實無必要，且對日本的刺激太強，易於招怨。第四，有些人又以爲除非美國準備堅守并永遠保有菲律賓，關島的大規模設防就完全無用。美國如擬保有菲律賓，則關島當然非常重要；但美國若擬放棄菲律賓，則關島設防實爲浪費而又無聊之舉。

七

總括言之，美國在太平洋方面的政策始終是防守性的，是和平的。美國有龐大的海軍，現又正在建設從阿拉斯加經夏威夷而至巴拿馬運河的三角形重要防線。截至今日，美國的外交邊界尙軼出在軍事邊界之外。美國的軍事邊界爲第一百八十度；誰也不能侵入這條線以內，美國亦不擬衝出到這條綫以外去。如議會否決關島設防案所反映，美國此種政策似頗得到大部分人民的擁護。這是一種折衷政策，但至今猶能運用自如。

美國在太平洋所占地位實非常有利。日本一國想要擊破美國，幾為不可能之事，而美國一國倒能消滅日本。但此次歐戰如德國勝利，則美國所要對付的就不止日本一國。

目前要估計歐洲事態之發展，實是困難得幾近於不可能。但有一件事卻可斷言：萬一英國戰敗，則美國在太平洋及大西洋兩方面的國防問題的性質，必將大大的改變。美國必需以新的標準，來估計其邊界情形及防衛的實力。即連邊界也會變動的。舉例說，萬一英國失去新加坡，則美國在太平洋方面的戰略概念即將完全改觀，因為美國如與日本發生戰爭，本來是打算要借用新加坡各種設備的。

近來頗有人談起，以為美國實需要一『二洋海軍』。實際上，美國現在就已經有了『二洋』海軍了。美國的海軍已能够在太平洋與大西洋兩方面同時作戰，且祇要巴拿馬運河無問題，就可以長期的支持下去。（有些人則鑒於現代的怠工者及『第五縱隊』力量之大，甚至以為巴拿馬運河也難免要成問題。）但一般人所謂『二洋』海軍，實際意義乃是『二艦隊』海軍，他們以為美國的海軍，必需能在兩大洋各不相關的作戰，且不必依仗巴拿馬運河。欲建立這樣一支海軍，當然要賠上不少金錢，努力，時間，及民族意志。但如果聯軍在歐洲失敗，而英國艦隊竟被消滅，則美國實需要有一枝比世界各國的海軍之總和還要強大的海上實力。

（完·杜衡譯）

本刊第九期勘誤

頁	行	誤	正
四	一八	到於	對於
五	一五	超六	超過六
一二	三	船隻	船隻中
二五	一〇	應影	影響
三二	五	人分	分人

又，『日「滿」修改拓殖計劃』一文中之口口，均用以代表『滿洲』二字。